中獎

初二下學期，有一天周老師在課堂上對大家說：“同學們，市里要舉行中學生作文大賽；學校將舉行選拔賽，為保證公平，這次選拔賽閱卷，我不參加，有別的老師決定兩位參賽選手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發揮。全市比賽前三等獎的同學，可以獲得《十萬個為什麼》和《上下五千年》兩套圖書、榮譽證書及三百元至一百元不等的現金獎勵。此次共設一等獎一名，二等獎二名，三等獎十名，獲獎人員全部報作家協會和教育局備案，能進入前十名的學生，學校還要另行獎勵。學校獎品：食堂菜票一百元，鋼筆五隻，各科連習本一本。全市作文卷採用名字二次折疊的保密措施，就是說：閱卷老師不知道是誰寫得文章！最後結果由教育局領導直接宣佈，大家好好發揮。”

某同學聽後說：“老師，這個還用選嗎？除了家文，我看誰也沒這個資格。” 周老師說：“我瞭解家文的寫作水準，他寫的文章很多。我喜歡他的文章，這裡面有感情成分，大賽不同于平時，是全市作文精英之間的較量，我放棄閱卷就是這個原因，大家都好好發揮，別叫我失望。”

周老師說完這段話，轉過身笑著看了我一眼，我明白周老師眼裡包涵著什麼，心裡暗暗下了決心。兩班相加，有一百多個學生，選拔按時在室外開始，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鬥，一上午的時間不知不覺過去了。

下午上課鈴聲響起，周老師走進教室，臉色陰沉，環顧同學們好久沒開口說話。我心裡開始忐忑不安起來，難道是我落選了？感覺手裡的汗都出來了，用勁攥緊了手，眼一直看著周老師。

周老師在教室裡轉了一圈，終於發聲了：“同學們，這次參賽人員選拔考試，我沒參加閱卷，為的就是：公平，公平，再公平，經過五位老師的再三評議，兩位代表我校參加全市作文比賽的同學已定，他們是……”

周老師說到這裡卻停住了，我呼吸加快，心臟好像要蹦出胸腔，這時有同學忍不住大聲喊道：“家文，家文……” 周老師接著說：“他們是：一班的桂花（小名俊）同學。”

同學們聽到這裡，都身把目光投向了我，我低下了頭，心一直在懸著，懸著。 周老師把目光轉向我，大聲說道：“還有一位是：二班的家文同學。”

當周老師念出我的名字時，教室裡頓時發出雷鳴般的掌聲，經久不息，我清楚周老師為什麼不直接公佈我的名字，也深知同學們的掌聲裡包涵著什麼，我的眼淚差點掉下來，信心更足了。

全市作文比賽在仁和鎮的一所學校舉行，我和一班的桂花有幸代表我校參賽。從上了初中，我倆雖在一個學校，但我很少和女同學說話，不只是我，全部的男同學都這樣，男女同學之間好似有邁不過的萬丈深淵，基本不交流。

十四中的兩位女學生、一位帶隊老師，我倆及周老師共六人合夥租車趕向賽點。

十四中的一個女生，打扮時髦，嬌滴滴對我說：“你坐中間吧？我有點暈車。”

我仔細看了看這位女同學，很長的一張臉，體型較胖。我感覺她看我的眼光裡有一種深深的蔑視，好像在說：“就你？還能去參加比賽？”

我很不情願地坐在了十四中這兩位女同學之間，有意識把身子趴在前面的座位上，因為女同學身上有股特殊的香水味，我聞著就感覺不舒服。

在路上，左邊的女生隨口說了幾句：“作文比賽巧遇猴，臉上鼻涕還在流，優中選優我紅花，賽柳細葉襯肩右。”

我聽出來了，她這是看不起我，第一句是說：今天的去參加作文比賽遇見了長得像猴一樣的我，臉上的鼻涕還在往下流著，這次作文比賽她非奪冠不可，我只是為她作陪襯的一片瘦瘦的綠葉罷了。好狂妄的野女子，大膽的徒兒，這可是你自找麻煩，怪不得我。

我咳了一聲，不緊不慢說道：“作文競賽遇見豬，身有異味臉似驢。秦皇漢武中間坐，東西後宮左右列。”

車上的人都笑了，桂花也笑出了聲。 十四中的帶隊老師回頭看了看我，什麼也沒說，周老師看了我一眼，“少說倆句，對女同學禮貌一點，注意文明。”但我不難看出，周老師眼裡有一種得意的成分，不過只有我能看出來。我們拿著自己的考試號，排著隊進了考場，你說巧不巧？那位“詩女”就在我的前排，她回過頭對我說：“回對幾首歪詩不算有能耐，我們比賽以後見。”我笑著對她說：“隨時恭候。”

比賽作文題目《我最親的一個人》，我清晰記得：要求記事寫人物為主，內容必須新穎，情節感人，有心理描寫，包含一首自己創作的詩。比賽開始不久，考試中心組織各參賽學校帶隊老師進場參觀，但不允許交談。

周老師走到我面前，看了我寫得文章，點了點頭，指了指文章，壓低聲音：“錯字，改，成語，多加。”

我從頭開始認真檢查，修改了三遍，添加不少成語，感覺滿意了，不到規定的一半時間就交卷了。

比賽結束，大家一起去學校食堂吃飯，又碰見了十四中的那位女生，她和帶隊老師在吃油條，面前還擺著幾樣很不錯的小菜。

她開了“油嘴”：“同學，怎麼樣？餓了就坐下一起吃點吧，還是吃胖點好看，跟個麻杆似得，顯得不穩重，一陣風被刮跑了。”

我剛要回她幾句，桂花把我拉到一邊，對我說：“周老師叫你過去，快點。”我和桂花來到周老師面前，周老師對我倆說：“我實話告訴你們倆人，這次參加作文比賽，十四中作為重點中學參賽，生活費教育局出，我們是自己出，你倆帶錢了嗎？”

我一臉的茫然，這個消息太突然了，對周老師說：“我沒帶錢，你沒提前對我說。”

周老師對我倆說：“我先給你們墊上，飯還是要吃的，別和十四中的女生鬥嘴了，快去找個桌子坐下。”

周老師買來了油條，一人一碗小米粥，我們三人圍在一個桌子上吃得也算津津有味。

在回家的車上，說得都是關於作文比賽的話題，聽見十四中的帶隊老師問自己的兩個學生：“你倆覺得怎麼樣？”

“詩女”說道：“這類題目太簡單了，我覺得和中考《我最尊敬的人》很相似，寫法上也沒怎麼變，我那篇文章當時得分挺高，我基本上沒怎麼改動。”

十四中的帶隊老師聽後，臉色馬上變了，又問另一個：“你哪？也照著期中考試《我最尊敬的人》寫的嗎？”

那個同學點了點頭，帶隊老師搖了搖頭，喃喃地說：“我敢肯定，你倆進不了前十名，你們輸在一個‘新’字上，每次重要考試，好文章，教育局都有備案，你倆平時語文成績是最好的，輸就輸在這裡，名次沒希望了。”

周老師轉過身問我：“你怎麼寫的？我看你寫的和原來不一樣，說說看。”我對周老師說：“一開始審題，聯想到中考時那篇《我最尊敬的人》，兩者題目很相似，但我後來又一想：如此重要的作文比賽，為什麼會出這麼簡單和相似的題目？命題老師能辱自己的專業水準嗎！是不是故意誤導，增加干擾？我改了原來的寫作風格，寫人和事為主，多加評論和心理描寫，用的成語和好片語比平時多好幾倍，有點近似散文了。”

周老師聽後點了點頭，十四中的帶隊老師也回頭看了我一眼，眼神裡包涵著很多很多說不清的東西。

幾天以後，比賽成績揭曉，全鎮四位參加比賽的同學，我的成績最好，獲得全市第二名。當我看著屬於自己的獎品，潸然流下熱淚，心裡感慨萬千：多少努力，多少期盼，多少等待，多少歡喜……

開往春天的飛機

抬頭間，小小的無人機送來“浪漫”的訊息，只是那男孩的心意，讓人捉摸不定……

從天而降

夏淇是一家小公司的員工。一個冬天的周日，天很冷，夏淇出了門，裹了裹大衣，剛走了幾步，有架無人機在她頭頂轉了個圈，盤旋而下，停在她面前，攔住她的去路。她轉過身走幾步，那架無人機又調了個頭轉過來，對著她。夏淇驚訝地看到無人機上竟掛著一張紙條、一支筆，撕下紙條，紙條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幾個字：“能認識你嗎？同意就打鉤！”

誰這麼無聊？夏淇環顧了一下四周，不見半個人影，她把紙條揉作一團，扔進垃圾筒。無人機升空而起，飛走了。

夏淇剛走出一段路，那架無人機又盤旋著飛到她面前，上面又多了一張紙條，這回不用拿下來也看得到，寫的是：“表個態嘛！”夏淇怕對方沒完沒了，就拿起筆在紙條上打了個叉，無人機又開走了。

可是沒多久，那架無人機又飛來了，換了一張紙條，這回字有點多。夏淇撕下來，那架無人機就飛走了。她一看紙條，上面寫著：“你沒看到我就拒絕我，太殘忍了吧！”說得也沒錯，夏淇開始尋找無人機的起飛點，搜尋了半天也沒看到。她不敢再往前走，就站定了四下張望。

等了半天，那架無人機卻再也沒有出現，於是夏淇又往前走，剛走了500米左右，突然，從一棵大樹後蹦出一個中學生模樣的男孩，男孩的手上還捧著一架無人機，夏淇有點氣惱地說：“你幹嗎變著花樣逗我？”

中學生一本正經地說：“姐姐，我不是逗你，我是想認識你，想讓你跟我一起玩飛機！”

夏淇“撲哧”一笑，心想：你要玩飛機，就找你同學玩嘛，幹嗎要找我一起玩？中學生似乎猜出了夏淇的心思，說：“姐姐，你知道我為什麼找你嗎？因為你長得像我的親姐姐！”

原來，中學生叫曹青，在讀初三。他有個漂亮的姐姐叫曹丹，曹丹長曹青10歲，很寵愛小弟弟曹青。小時候，曹青喜歡玩紙飛機，曹丹就不厭其煩地給他折紙飛機；後來，曹丹就陪著曹青玩無人機。可是不久前，一場車禍奪去了姐姐的生命……今天，當曹青看到夏淇後，竟然發現她跟姐姐長得很像，所以曹青很想認識夏淇，請她陪著一起玩無人機。

夏淇被曹青姐弟倆的故事感動了，她願意留下來，陪曹青一起玩。於是，兩人來到了市民廣場，玩起了無人機。一會兒，無人機越飛越高，越飛越遠，夏淇急了：“你把它開到哪裡去啊？快飛回來！”

曹青咧著嘴說：“開往春天，我姐姐說，一年之計在於春，萬物復蘇，春天是美好的開始！”

夏淇被這份姐弟情深深地打動了，說：“你姐姐真好！”

很快就臨近傍晚了，曹青收回無人機，拉著夏淇的手說：“姐姐，以後每個周日下午，你都能到這裡來陪我玩飛機嗎？”

“好啊，只要我有空。”

“拉鉤！”曹青伸出小指，高興地跟夏淇拉鉤。

邀你上門

一轉眼，就過了一個星期，這天，夏淇來到市民廣場時，曹青老早就等在那兒了，他見夏淇如約而至，開心得就像一隻猴子，來回奔跑：“姐姐，你真好，我以為你不會來呢！”

夏淇微微一笑：“我是你姐姐，我們拉了鉤的，怎麼可以不來呢！”

曹青調皮地扮了個鬼臉，說：“姐姐，你人長得這麼漂亮，心地又這麼善良，追求你的男生一定很多吧？”夏淇點了一下曹青的腦門子，紅著臉說：“你這個小鬼，淨說姐姐的壞話！”

說到感情，夏淇的臉就紅了。夏淇家境貧窮，父母東借西挪供養她讀了大學。畢業後，她來到這個城市，總想賺很多的錢回報父母，可是，如今大學生滿天飛，她只能賺兩三千元的死工資。雖然有很多男孩向她獻殷勤，但夏淇根本動不了心。她也曾想去上海這種大城市發展，可就在這時，她認識了一個年紀比自己大很多的離異男人，對方優越的條件讓她動了芳心，可這樣的事情怎麼好意思對還沒成年的曹青說呢？

“姐姐，你怎麼啦？”曹青的問話打斷了夏淇的思緒，夏淇說：“我在想，本來我想去上海發展，因為我遇上了現在的男友，如果我走了，他一個人，我不放心，所以留了下來。要是我去了上海，我們就不能在一起了！”

曹青似懂非懂地“哦”了一聲，兩人又開始玩無人機。在曹青的指點下，夏淇也能熟練地操作了。

很快又到了分手的時候，曹青望了夏淇一眼，天真地說：“我跟我媽說過了，我認識了一個很好很好的姐姐，我媽也很想見你，下個周日，你一定要到我家吃飯哦，我叫我媽多買點菜，來，拉鉤！”小傢伙又伸出了小指。

既然曹青這麼說，夏淇也同意了，她一個人在這個城市生活，除了男友，舉目無親，認識曹青一家人也挺好。再說，自己長得像他親姐姐呢，氣氛肯定會非常融洽的。

到了下個週末，曹青就拉著夏淇去他家，夏淇想去超市買些東西作禮物，曹青不讓，他將夏淇連拉帶拖地領進了門。

曹青的媽媽果然是個賢慧的女人，夏淇進門，她又是端水果，又是泡茶，然後叫夏淇坐一會兒，她到廚房忙活去了。

沒多久，一桌豐盛的菜肴就擺好了，曹青的媽媽叫夏淇快坐。這時，傳來敲門聲，曹青說：“爸爸回來了，我去開門！”

大門打開，一個高大的男人走進屋，曹青親熱地叫了聲“爸爸”。夏淇抬起頭一看，臉頓時紅了，她惶恐地站了起來……

為了拯救

曹青拉著爸爸的手，說：“爸爸，今天，一個漂亮的姐姐來我們家吃飯！”曹青的爸爸看到夏淇，愣住了：“這是……”夏淇指著曹青趕緊說：“他說我像他死去的姐姐……”

曹青的媽媽一聽這話，舉著筷子，愣愣地看著曹青：“死去的姐姐？”“媽！”曹青來到媽媽身邊，撒著嬌，“我不這樣說，姐姐會到我們家來吃飯嗎？我可喜歡姐姐了，她陪我玩飛機……”

曹青的爸爸突然拉下了臉：“青兒，不許胡鬧！”

“爸，”曹青說，“姐姐說，她過幾天就要去上海了，以後回不回來都不一定，她可能再也不能陪我玩飛機了，所以我想請她來家裡吃頓飯嘛！”

一會兒，四個人便坐下來吃飯。夏淇紅著臉，心事重重，她扒拉了幾口飯，站起身說：“對不起，我還有些事，該走了！”

曹青拉著夏淇的手說：“姐姐，你還沒吃飽，多呆會兒嘛！”

夏淇摸著曹青的頭說：“你很聰明，好好讀書，以後有出息了，再到上海來找姐姐！”說著，她就朝門口走去。曹青追了上來：“姐姐，我爸有車，叫我爸送你一下！”

夏淇說“不用”，曹青的爸爸跟上來說：“沒事，我送你吧！”

曹青的爸爸走到樓下，打開副駕駛車門，讓夏淇坐進去，夏淇卻拉開後座的門，鑽了進去。

車子發動後開出一段路，曹青的爸爸看著後視鏡中的夏淇，說：“對不起，一直以來是我欺騙了你！你怎麼突然要去上海？請你相信我，我一定會跟我老婆離婚的！”

夏淇別過臉，平靜地說：“不，難道你還沒有看出來，今天的事是你兒子故意安排的嗎？你有一個很賢慧的老婆，還有一個聰明的兒子，你要好好珍惜這個家庭！”

車子很快到了夏淇的住處，夏淇下了車，說：“以後不要來找我了！”

車子開走了，一陣冷風吹來，夏淇裹了裹外衣，百感交集：這個事業有成的男人原來一直在欺騙她，她也明白了曹青根本沒有姐姐，那個“死去的姐姐”是他編出來的，他只是想用這種方式接近她，好讓她知道真相。但她不明白，曹青是怎麼知道她與他爸爸之間這層關係的？不過，現在她也不想知道了，她想，還是離開這個令她曾經憧憬著美好未來的城市吧，忘掉這段傷心的愛戀。

一個星期後，夏淇辦理好離職手續，準備過幾天就到上海去。這天，她從公司回來，路上，陽光明媚，她抬起頭，呼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。突然，一架無人機在她頭頂盤旋，是曹青的！無人機朝她飛來，停在她的面前，上面有一張紙條。夏淇取下紙條，讀了起來……

原來，曹青的無人機上有攝像系統，他在玩無人機的時候，無意中拍到了夏淇與他爸爸親密的身影。為瞭解真相，他接近了夏淇，得知真相後，這個聰明的中學生沒有告訴爸爸、媽媽，他要拯救夏淇與自己的家庭。他請夏淇到家裡吃飯，讓她知道爸爸是個有家庭的人。他希望夏淇離開這個城市，去大上海發展，讓那段感情就像“死去的姐姐”一樣，化為虛有。他說，他也算是個小大人了，已經瞞著媽媽跟爸爸溝通過了，爸爸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，覺得愧對夏淇。他給她在網上預訂了一張去上海虹橋機場的機票，只要拿身份證去機場刷票就可以了，還請夏淇原諒他的自私。最後曹青說：“姐姐，冬天就要過去了，春天即將到來，大上海有你的春天在，希望那是一架真正開往春天的飛機……”